

永樂大典

二九

22855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卷〇五五
齋字	齋字	齋字	齋字



7
72
00
12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皆

齋

齋名十二

坡谷齋

宋周益公平園集坡谷齋銘 黼黻斯文網羅衆作既造先民亦詔後覺設其像萃其文爲之贊歲庚申

濂

伊齋

周益公平園集濂伊齋銘 道若大路達于誠明必欲深造莫如力行

企濂齋

宋度正性善堂彙青石劉

申孫企濂齋銘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寔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若日月孟子既沒其學遂絕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爲是而非其傳維茲春陵濂溪之濱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之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藏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欺彼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厄舉世紛紛莫知所擇惟我同志恨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前如聞其音虛已以聽庶得於心詩云伐柯其則不遠苟欲至之其可不勉

顏齋

宋趙元鎮詩顏齋在倂廳面對趙道遠樓牌額三字顏魯公所書想像英姿不可還

空餘翰墨照人寒。亦知凜凜有生氣。千載長留顧揖間。

晞顏齋

清潭集宋葉漆晞顏齋銘
斷斷涖泗之間。從遊至於三

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顧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者。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昔卓也。嘆乎堅高。後前終而庶幾也。同

乎步趨。馳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齋行繁日星乎簡編。晞顏之人。亦顏徒視斯銘。其勉旃。

魯齋

宋沈繼祖

集題歸州黃教授魯齋。魯齋居士自忘機。丈席凝塵日下帷。甫也猶爲老賓客。寥乎獨得道精微。奏篇已草三千牘。大厦當求四十圍。行矣道山

鄰日月。未容巴蜀久相依。許綸涉齋集黃叔萬知縣以魯名齋求詩將赴公安併以爲餞。堂堂張也竟難爲。一唯工夫魯得之。得免故應忘百慮。

止羊正爾失多岐。千林搖落青還在。孤月當空影自隨。昔日校官今作縣。魯齋行處即吾師。

學魯齋

元連百正集學魯齋

記。錢唐丁君強父文章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余游杭類君居前廡與之議。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奎文欽擢。芹藻無香。君於是閉

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讀書之齋曰學魯。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日造其齋見之。且大嘆曰。異哉。奚而名也。父字以強子教之。魯何勇於已。

而示子以怯與。是必有故也。且魯有等級。有真有似。曾參之貴魯之似者也。周勃之貴魯之真者也。未以推魯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杜榘。若曾子者。又非絳侯比也。聖門高弟。顏曾爲首。顏顏有得乎愚之知。安知曾不得魯之似。然則真可也。似亦可也。今將教之學。真乎。學似乎。強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尔。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薄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它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心。予其得之矣。烏乎。強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心術氣質。不爲習尚所變。化誨於已。恭以待人。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魯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籍籍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懸於詩。爲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進於道。是亦魯子已矣。是亦魯子已矣。

愧陶齋

山陽縣志。紹熙元年。知縣事章深記畧云。昔淵明令彭澤。居八旬。小不如意。幡然賦歸。今予率窮遠。不如

意。事十常八九。迺適方葦茅蓋頭。以苟歲月。聞淵明之風。寧不媿乎。因榜其室曰。愧陶今廢。

效陶齋

宋郭祥正青集和陳掾効

陶齋詩。君欲効陶潛。超然異今趣。開齋即吾廬。欣欣同所慕。潛魚不群遊。栖鳥不逆顧。無意亦無我。何思復何慮。遂起義皇上。日夕自休裕。百年

能幾何。不知歲云暮。終當隨白雲。悠悠此山去。

景蘇齋

金王遺老集寄題南京高特夫景蘇齋。堂堂大茅君。英氣壓千古。

歐梅幸前輩。餘子安足數。緇帷熙寧間。富國王介甫。要功作新法。欺世惑人主。微公挽橫清。弱者十六五。孤忠初生此。投竄界豺虎。方玉堂紫微。磨衲視簪組。及朱崖赤壁。歌棟等華宇。窮達以吾命。肯與曾等伍。才名塞天壤。忠義傾肺腑。生前幾絢絲。身後一丘土。迺翁韓王後。談笑登翰府。能書得坡體。能文踵坡武。典刑今亡矣。歲月一仰俯。諸郎皆豪傑。仲也承父壘。榜齋曰景蘇。是亦報法乳。丹青儼遺像。菽水羅簋簋。短簷高屋帽。想見不媚孺。況慕其爲人之子。無迺魯。蚤聞客汴上。屋不庇風雨。誰能哀王孫。伏臘供酒脯。我生有詩癖。才短浪自苦。何時登龍門。拭目快瞻覩。願此一瓣香。親拈爲初祖。

景程齋

輿地紀勝在梅州治元王惲秋澗集題郭縣簿當損之景程齋詩卷。道統幾微孰繼傳。景程還得

此君賢。須知二帝三王事。要似仁民愛物先。

理窟名言堪

武齋

邵陽

典墳發源伊洛見經綸。千年郭杜遺風在。更著雷那繼後塵。志宋王豎州學重修武齋記。慶曆三年京師始建武學。列聖相承。規制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巡。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廼爲

博士弟子置負孝宗光宗教養益至。人才輩出。濟濟可觀。今皇帝嗣位之五年。詔諸路提舉學事司。下所隸郡。增闢齋館。兼養武舉之士。作人之美。邵爲郡被邊。左文右武。其奉行宜在。曾不十稔。滋怠弗虔。東平華公偃藩政成。乃以美鑑俾邑令三山姜。必大復舊增新。盡用慶元詔書從事。姜君蚤擢是科。敏於承命。閱三月而訖功。惟公學問文章。爲世所宗。禮士愛民。知所先後。儒術既明。武經用修。皆承永學。居於斯。食於斯。勿毀於隨。勿荒於嬉。業光而聲振。將見有名卿才大夫。由此其選。則我輩公之德。不可忘也。是用直書以告後人。嘉定元年八月旦。廸功郎邵州軍事推官王暨書。

都梁志宋方賓詩。濱江清澈古山明。毓秀天然產雋英。欲得崢嶸多傑出。要須磨礪在師成。訓蒙鼎址分三桂。閱武連樞闢二賢。治世人材方並

用。好彈事業致功名。折桂相期步月宮。聯名鴈塔振儒風。燦燦不厭多勤苦。齋宇何辭爲峻隆。豹隱三冬文史足。鵬飛萬里路程通。他年刮目皆

相待。非復前時呂阿蒙。
願貞齋 元王沂伊濱集題願貞齋詩。曾聞天上養賢鼎。只與山家煮菜同。誰向東堂乞爲炙。劉

郎元未是英雄。魏初青崖集馬謙甫願貞齋詩。不必區區名利場。恰將真偽試論量。們心有愧秋風屋。便與山雷是兩鄉。
耕穫

齋

宋洪适盤州集耕獲齋記 毗陵王德強宅於賈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獲齋。作書抵予爲之記。予曰。

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鐘鼎食。旦歌夕飲。目眈手錦續。耳習乎絲竹。携蒲棊博。一瞬百萬。藪麥且未之辨。況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獲之旨。又何足以語之。子以儒名家。而結廬饒曠之野。犬耘水耨。鉏耰錢鏹之聲。固歛見諦聞之矣。子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十夫荒之。及滌場實度。則或相倍蓰。非腴確不同。雨暘之私也。鍊其人之力。不力尔。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爲辭藻。則渾雄邁麗。駢散蕪近。不翅天冠地屨者。亦學問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舒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玉祀之上。人且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耘業齋

宋孫觀鳴慶居士集耘業齋銘 臨川鄒某世以儒學名家而

次魏好書允篤。日華華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艾生之。化爲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咸裂報

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揚逃墨。卒歸於儒。苗之闢之。歟。華撫實。采采新田。有畹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圉。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業齋

宋黃庭堅集敬業齋銘。慢游者日

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瘞。

自覺齋

蘇州志。自覺齋者。徐藏子禮所居。曾幾陸游皆賦詩。宋曾文清公集題徐子禮自覺齋。時

子禮為江陰抱廈之行。徐子長吟復短吟。奇書憲下日幽尋。誰知密窳深深地。恭得明明了了心。半里澄江空更闊。中秋素月古猶今。使君胸次端如許。願以餘光覺所臨。陸放翁詩題徐子禮宗丞自覺齋。末俗紛紛只自護。惟公肯向靜中觀。問看此事從何得。正自它人著力難。茶熟松風生石鼎。香殘雲縷遶蒲團。江湖多少癡憚。弱破青鞵覓話端。

清放齋

宋周昂詩清放齋。平生眼白嫌物俗。此身誰要冠

帶束。茶既飯飽一飲足。卧聽松風仰看屋。

如是齋

宋陳長方唯室集如是齋記。宜扣之未。國勢如大木朽然。外雖枝葉婆娑。而旁穿心穴。蟻蟻蚓蠅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冠竊發。電掣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其郡黃子端冕。外揣敵情。內論國勢。扣關

自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剝腹瀦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爲十人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太湖之濱。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西室。布裘博帶。袖手恬熙。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膽落權倖。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啜芳靖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氣於湖濱。遣黃子之居隣門。見其勝所居室爲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歎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十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爲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爲勇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材異稟。咸以功名爲已事。一發不中。則志慙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蟠空山。知道君子觀之。可爲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鄉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爲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瑣刻太空。圖續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顧子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浹。彌久而彌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逸駕。雖禹稷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蠅頭蠅尾者。曷足爲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言是齋

宜春志齋在縣聽之東南

今是齋

宋曹勣松隱集今是齋偉矣高情著齋名世亦稀

但能塵事遠便覺昔年非琴靜凝香碧神清衆妙歸諸緣只心法鷗鳥亦忘機

果育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杭州西湖李

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爲江河蒸而爲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者水之

爲物也方其出於懸崖玄石之下則乘航之力賴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勢

藏乎一勺之多雖魚蝦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况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

其材之微而不能與於此也沈涵韜晦所以養其源而已蓋其源大則其

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驟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

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以蒙果

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內而行成於外者卷而懷

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疇也發爲事業以致君澤民爲授之徒也舒卷在

我而觀時察變以應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渾渾可東可西

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李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

如壁屹當書館寒泉一脈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門酌泉

味其所以命之之旨進而目室爲果育齋庶幾居者仰以視其腴俯以鑒

其淵而朝夕之間以是存其心而養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覺非齋

元年嶽陵陽集覺非齋說廬陵鄧君覺非過子茗

書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爲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額橋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溥祐士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間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其家故門陞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爲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觿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致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爲作韜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一念之覺實爲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爲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

以其疾痛病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爲切近覺之字
本出於吾意或者竊之彼既以惟爲幻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
子不言覺而嘗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
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仁歸焉覺非之效也
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貪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子竊謂以其知發實
踐下克己工夫雖顏可也子老病日侵大懼墮於堯舜而不自覺尙能爲
覺非言盡歸而求之覺非之齋元虞集學古錄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
龍光揮利及鼠穴絕餘機德業收新効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誣何日聖
賢

清非齋

宋黃庭堅集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知別
是謂是非謂非直者之發其別也以成自其發也以成

它格其非而不改惟自屈也夫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
寸之間與萬物爲有掃除不消照用則晦日清其非虛室晰晰

知非

齋

宋汪藻浮溪集知非齋詩 真是果安在
況今非故吾箇中唯醉好莫忘黃公壚

壁陰齋

宋黃庭堅
集洪駒父

壁陰齋銘并引甥洪芻駒父仕爲黃之酒正勤其官不素食矣又能愛其
餘日以私於學名其所居曰壁陰齋余內喜之曰在官而可以行其私也

惟學而已矣。爲之作銘。惟道集虛。觀我鏡中。年耆與學。考道則窮。潛聖語道。朝聞夕死。調高不和。千世一士。觴豆舞歌。不愛其光。孰能勗書。自憂面牆。挾書呻吟。白駒過隙。我以道僧。何直尺璧。古者寸陰。不易千乘之國。得道之根。則有枝葉。務華絕根。安事燁燁。清日者。掘苗罪歲者。不芸乎。勿亟勿遲。能時者。謂之君子。

尚論齋

宋呂東萊集。故湖南轉運判官周陞仲園所居也。東萊呂舍人爲賦詩。周侯不出何所

爲。閉門讀書。心自知。簞瓢陋巷。君不厭。讀書萬卷。能忘飢。上參羲皇。下秦漢。宋取英華。幾脫腕。是非榮辱。姑置之。忽若乘舡。到彼岸。古人之學。有傳授。君生寂寞。千載後。問君何以識古人。袖手無言。坐清晝。以此讀書爲尚友。是事渺茫。人信否。人信不信。君不問。松柏固難生。培塿朝來落葉滿。荒城青山。照人淚水橫。往來車馬作塵土。想君深夜讀書聲。

寶熙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寶熙齋記。予往歲已已。於昭文翹館。

得熙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年。以遺子壻。曾以立。膏爲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歙石。背刻緝熙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圍可五尺許。得之揚中齋。左丞所中齋。樓陵朝副車也。爰以此硯予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度。求所以名者。且請記。

予以米元章寶晉齋例名之以寶熙蓋穆陵書殿號解熙紹陵繼輝熙爲熙明自乙酉訖甲戌三熙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園以一硯易之稱研山園所藏晉帖故齋名寶晉後來刻宋帖亦以寶晉冠之此風流嘉話也爰記寶熙曰往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角弓賢者之文獻棄徊而懷思者且爾況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黼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爲雲蒸霧滃祥符之澤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晁無斁李墨謂是睿思之餘熙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爲余以爲明憲淨几嵐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八斗耳被龍尾之黼非若玉堂之大也又非有緝熙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九之囊非若盤龍之雙笏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爲文理而分伯仲之子姪也且其時天球河圖之藏無恙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瑤琨砥礪之貢方來錫予之匪頒者可待也橋山弓劍歲月逾邁故宮未委舊事無譚于斯時也熙熙研磨於雲漢爲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團惟其好而已西境之內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其有具是者乎有其一者已夸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以爲抱

烏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居或藏名山或流四方見者皆當鑒然
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夫以其時爲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
墨流傳至此不逾可寶矣乎緝熙熙明遠矣文不在茲
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寶晉齋

濡須

志在褒詔堂東北 崇寧四年米芾始建以晉人法書碑刻函壁間故名
焉中更改築不知其幾惟張孝祥所書扁尚存孟植重建寶晉齋記 寶
晉齋濡須郡守燕坐之室也崇寧乙酉襄陽米公元章由書學博士出守
是郡以梁唐御府所藏晉王謝法書刻於其中而以名之故寶晉之名聞
天下中更兵燹尚餘王略一帖僅若靈光之獨存世益珍之齋舊南鄉蔽
於前廡規制隘甚屋老敝側當改作矣前所或未暇也慶元丁巳國子監
丞金華楊公師旦自詭治郡以簡靜之政撫柔此民歲事游登政益暇裕
粵明年九月庚申廼撤而新之且易舊鄉東瞰平衍崇宇脩梁高明靚深
軒檻四達意象豁如退食之暇草公車之檮詳陞軒之訟藏脩游息莫不
在是冬曦秋月又簪與賓客共之而屬植記其梗槩植辭不能屢矣公一
日相過而言曰君記不作恐來者不知改造之故吾將題于柱而刻之可
乎植愧而謝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夫善政及民以茇舍

之陋。民猶久而知愛敬之免。夫易湫隘而爲爽塏。非務適已。蓋以出政而惠民。且使昔賢翰墨風流雅尚久而並著。顧豈待言而後傳乎。然以公約已省費。銖積而爲此。既成復取舊刻及扁實梁壁間。以名遜前人。以供遺後人。若已未嘗爲之者。又將庇茲石於不朽。是皆宜書惜乎。予文不足以發揮乎此也。姑使來者有攷其歲月焉。又明年十月既望。通守澧州孟植記。宋吳則禮北湖集。過寶晉齋贈元暉并叙。米元暉寶晉齋。昔南宮之所遊息也。高梧叢竹林樾禽呀呀。發人幽意。而異書古圖左右棲列。予每遭元暉必清言移晷。元暉讀書業文戲弄翰墨。至其妙處。不減王右軍云。窺徑紫苔城。麗人門黃卷縱橫。欲

款乃齋

宋洪邁許川集款乃齋記

外地十畝。由郭門至此爲最高。彭子叔陽得之。轉畀予。予作小齋。規模廣深。與富桃正等。獨於前增一楹。以迎雨日正坐所見。已如媚川樓上。信其爲最高。不疑漁舟常百數。滅沒淵潭。權歌挽音。與波下上。非宮非商。意韻自遠。故扁曰款乃齋。二字本書爲款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襖露。浩翁始以款爲款。雖字異音則同。元柳相去久遠。流傳或謫。翁當有所據。予嘗三游三湘。習聞此歌。至今故髻髻在耳。惜無一聲山水淥之句。孤

負掉船。柳別本或并二字爲禱音。又別出一竊字。非也。齋後兩室竊而深。可受六七客。通曰桂隱。

半閒齋

國朝孫作滄螺

集半閒齋記

吾鄉許公中行。隱於醫者也。扁其室曰半閒。屬記於江陰

孫作。作以謂公既無求而自足矣。猶有羨於半閒者耶。雖然。世之厭事於

功名者。奔走連請。欲求須臾之閒。且不可得。而況有以託於半閒者哉。若

公之逃名而名隨之。不即人而人即之。則其有羨於半閒也。無足怪矣。一

日見公晨坐小齋。對置香一篆。琴一張。書數十卷。若未爐。琴未闌。書未啓。

帙。而冠履滿門。列兩廡下。度若小吏之候。長官。惴若子弟之奉。邦伯。若見

所畏而有求者。歷數其座人。則曰某貴人也。某富人也。某富人之子也。下

至奴隸小人。愈下而愈衆。問其所從來。則曰某病癰。某病蠱。某病痿。某咳

而不止。某逆而食不下咽。公不得已而視之。指其左者曰。是其病在表。

在裏。在裏在五臟。在六腑。又指其右者曰。以某藥則平。以某藥則開。以某

藥則暮月而良已。以某藥則潰亂而後瘳。其不治則曰。砭不能達。燭不能

加。湯液不能攻。鉅岐黃俞扁不能起。既而愈不愈。無毫髮之不驗。余作而

歎曰。甚矣醫之類乎相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衆憂。將欲人人而濟之。使

飢者無不食。寒者無不衣。求者無不得其欲。民生之銖兩利病。恃我而休